宗鏡録序

左朝請郎尚書禮部員外郎護軍楊傑撰

諸佛眞語以心爲宗衆生信道以宗爲鑑衆生界卽諸佛界因迷而爲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因悟而成諸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像涅槃生死俱是强名鑑體寂而常照鑑光照而常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國初吳越永明智覺壽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因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乃製宗鑑録於無疑中起疑非問處設問爲不請友眞大導師摭龍宮之寶均施群生徹祖門之關普容求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充信手而拈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鑑矣若人以佛爲鑑則知戒定慧爲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衆生爲鑑則知貪瞋癡爲諸惡之宗修羅旁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不畏憚善惡雖異其宗則同返鑑其心則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爲無住無修無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爲一切諸法之宗矣初吳越忠懿王序之秘于教藏至元豐中

皇弟魏端獻王鏤板分施名藍四方學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年夏遊東都法雲道場始見錢唐新本尤爲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同永樂法眞三二耆宿徧取諸録用三乘典籍聖賢教語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予喜閱是録因請爲序云

禄 學

宗鏡錄序

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　俶　製

詳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兮寥兮視聽無得自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既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達眞常釋道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心修心鏡錄者智覺禪師所撰也惣乎百卷包盡微言

我佛金口所宣盈于海藏蓋亦提誘後學師之智慧辯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禪際河游慧門雲布數而稱之莫能盡紀聊為小序以頌宣行云爾

宗鏡錄序

大宋吳越國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　集

伏以眞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為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俄興隨照立塵相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界成差後即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眞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鏁眞覺於夢夜沉迷三界之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遂乃縻業繫之苦喪解脫之門於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立趣約依處則分二十五有論正報則具十二類生皆從情想根由遂致依正差別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用谷響言

昔論四生妍醜以妄想心鏡現三有形儀然
後違順想風動搖覺海貪癡愛水資潤苦芽
一向徇塵罔知反本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
心立幻化之色聲認爲他法從此一微涉境
漸成戛漢之高峯滴水興波終起吞舟之巨
浪邇後將欲反初復本約根利鈍不同於一
眞如界中開三乘五性或見空而證果或了
緣而入眞或三祇熏鍊漸具行門或一念圓
修頓成佛道斯則剋證有異一性非殊因成
凡聖之名似分眞俗之相若欲窮微洞本究
旨通宗則根本性離畢竟寂滅絕昇沈之異
無縛脫之殊旣無在世之人亦無滅度之者
二際平等一道淸虛識智俱空名體咸寂逈
無所有唯一眞心達之名見道之人昧之號
生死之始復有邪根外種小智權機不了生
死之病原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猒喧斥動
破相析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眞拒覺如
不辯眼中之赤眚但滅燈上之重光罔窮識
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思
喪力捐功不異足水助冰投薪益火豈知重
光在眚虛影隨身除病眼而重光自消息幻
質而虛影當滅若能迴光就已反境觀心佛
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跡絕以自覺之
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
塵中之見網此窮心之旨達識之詮言約義
豐文質理詣揭疑關於正智之戶薙妄草於
眞覺之原愈入髓之沉痾截盤根之固執則
物我遇智火之鎔融唯心之爐名相臨慧日
之光釋一眞之海斯乃內證之法豈在文詮
知解莫窮見聞不及今爲未見者演無見之

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圓聞未知者說無知
之眞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所冀因指見
月得免忘筌抱一冥宗捨詮檢理了萬物由
我明妙覺在身可謂搜抉玄根磨礱理窟剔
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餘惑微瑕應手
圓淨玄宗妙旨舉意全彰能摧七慢之山永
塞六衰之路塵勞外道盡赴指呼生死魔軍
全消影響現自在力闡大威光示眞實珠利
用無盡傾秘密藏周濟何窮可謂香中爇其
牛頭寶中採其驪頷華中採其靈瑞照中耀
其神光食中啜其乳糜水中飲其甘露藥中
服其九轉主中遇其聖王故得法性山高頓
落群峯之峻醍醐海闊橫吞衆派之波似夕
魄之騰輝奪小乘之星宿如朝陽之孕彩破
外道之昏蒙猶貧法財之人值大寶聚若渴
甘露之者遇淸涼池爲衆生所敬之天作菩
薩眞慈之父抱膏肓之疾逢善見之藥王迷
險難之途偶明達之良導久居闇室忽臨寶
炬之光明常處躶形頓受天衣之妙服不求
而自得無功而頓成故知無量國中難聞名
字塵沙劫內罕遇傳持以如上之因緣目爲
心鏡現一道而淸虛可鑒辟群邪而毫髮不
容妙體無私圓光匪外無邊義海咸歸顧眄
之中萬像形容盡入照臨之內斯乃曹谿一
味之旨諸祖同傳鵠林不二之宗群經共述
可謂萬善之淵府衆哲之玄源一字之寶王
群靈之元祖遂使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
之塵詮量有據一心之海印揩定圓宗八識
之智燈照開邪闇實謂含生靈府萬法義宗
轉變無方卷舒自在應緣現迹任物成名諸

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修之稱六度行海慧
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著
華善友求之爲如意寶緣覺悟之爲十二緣
起聲聞證之爲四諦人空外道取之爲邪見
河異生執之作生死海論體則妙符至理約
事則深契正緣然雖標法界之總門須辯一
乘之別旨種種性相之義在大覺以圓通重
重即入之門唯種智而妙達但以根羸靡鑒
學寡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
具用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
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無波之水
曾無不濕之波以波徹水源水窮波末如性
窮相表相達性原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
今則細明總別廣辯異同研一法之根元搜
諸緣之本末則可稱宗鏡以鑒幽微無一法
以逃形則千差而普會遂則編羅廣義撮略
要文鋪舒於百卷之中卷攝在一心之內能
使難思教海指掌而念念圓明無盡眞宗目
覩而心心契合若神珠在手永息馳求猶覺
樹垂陰全消影跡獲眞寶於春池之內拾礫
渾非得本頭於古鏡之前狂心頓歇可以深
挑見刺永截疑根不運一毫之功全開寶藏
匪用刹那之力頓獲玄珠名爲一乘大寂滅
場眞阿蘭若正修行處此是如來自到境界
諸佛本住法門是以普勸後賢細垂玄覽遂
得智窮性海學洞眞源此識此心唯尊唯勝
此識者十方諸佛之所證此心者一代時教
之所詮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歸唯勝者信
解證入之所趣諸賢依之而解釋論起千章
衆聖體之以弘宣談成四辯所以掇奇提異

研精洞微獨擧宏綱大張正綱撈摝五乘機
地昇騰第一義天廣證此宗利益無盡遂得
正法久住摧外道之邪林能令廣濟含生塞
小乘之亂轍則無邪不正有僞皆空由自利
故發智德之原由利他故立恩德之事成智
德故則慈起無緣之化成恩德故則悲含同
體之心以同體故則心起無心以無緣故則
化成大化心起無心故則何樂而不與化成
大化故則何苦而不收何樂而不與則利鈍
齊觀何苦而不收則怨親普救遂使三草二
木咸歸一地之榮邪種焦芽同霑一雨之潤
斯乃盡善盡美無比無儔可謂括盡因門搜
窮果海故得創發菩提之士初求般若之人
了知成佛之端由頓圓無滯明識歸家之道
路直進何疑或離此別修隨他妄解如搆角
取乳緣木求魚徒歷三祇終無一得若依此
旨信受弘持如快舸隨流無諸阻滯又遇便
風之勢更加擼棹之功則疾届寶城忽登覺
岸可謂資粮易辦道果先成被迦葉上行之
衣坐釋迦法空之座登彌勒毗盧之閣入普
賢法界之身能令客作賤人全領長者之家
業忽使沉空小果頓受如來之記名未有一
門匪通斯道必無一法不契此宗過去覺王
因茲成佛未來大士仗此證眞則何一法門
而不開何一義理而不現無一色非三摩鉢
地無一聲非陁羅尼門嘗一味而盡變醍醐
聞一香而皆入法界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
島雲林咸提妙旨步步蹈金色之界念念觀
薝蔔之香掬滄海而已得百川到須彌而皆
同一色煥兮開觀象之目盡復自宗寂尒導

求珠之心俱還本法遂使邪山落仞苦海收波智檝以之安流妙峯以之高出今詳祖佛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荅廣引證明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製之深義撮畧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稱之曰録分爲百卷大約三章先立正宗以爲歸趣次申問荅用去疑情後引眞詮成其圓信以茲妙善普施含靈同報
佛恩共傳斯旨耳

宗鏡録卷第一

標宗章第一

詳夫祖標禪理傳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門立詮下之大旨則前賢所稟後學有歸是以先列標宗章爲有疑故問以决疑故荅因問而疑情得啓因荅而妙解潛生謂此圓宗難信難解是第一之說備最上之機若不假立言詮無以蕩其情執因指得月不無方便之門獲兎忘罤自合天眞之道次立問荅章但以時當末代罕遇大機觀淺心浮根微智劣雖知宗旨的有所歸問荅决疑漸消惑障欲堅信力須假證明廣引祖佛之誠言密契圓常之大道徧採經論之要旨圓成决定之眞心後陳引證章以此三章通爲一觀搜羅該括備盡於茲矣　問先德云若教我立宗定旨如龜上覔毛兎邊求角楞伽經偈云一切法不生不應立是宗何故標此章名　荅斯言遣濫若無宗之宗則宗說兼暢古佛皆垂方便門禪宗亦開一線道切不可執方便而迷大旨又不可發方便而絕後陳然機前無教教後無實設有一解一悟皆是落後之事屬

第二顯所以大智度論云以佛眼觀一切十方國土中一切物尚不見無何況有法畢竟空法能破顚倒令菩薩成佛是事尚不可得何況凡夫顚倒有法令依祖佛言教之中約今學人隨見心性發明之處立心爲宗是故西天釋迦文佛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則佛佛手授授斯旨祖祖相傳傳此心已上約祖佛所立宗旨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杜順和尚依華嚴經立自性清淨圓明體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已來性自滿足處染不垢修治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性體徧照無幽不矚故曰圓明又隨流加染而不垢返流除染而不淨亦可在聖體而不增處凡身而不減雖有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衆生自心之體靈知不昧寂照無遺非但華嚴之宗亦是一切教體佛地論立一清淨法界體論云清淨法界者一切如來眞實自體無始時來自性清淨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無生無滅猶如虛空徧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非有非無離一切相一切分別一切名言皆不能得唯是清淨聖智所證二空無我所顯眞如爲其自性諸聖分證諸佛圓證此清淨法界即眞如妙心爲諸佛果海之源作群生實際之地此皆是立宗之異名非別有體或言宗者尊也以心爲宗故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或言體者性也以心爲體故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或言智者

以心爲智即是本性寂照之用所以云自覺
聖智普光明智等若約義用而分則體宗用
別者會歸平等則一道無差所以華嚴記問
云等妙二位全同如來普光明智者結成入
普所以此會說等妙二覺全同普光明
智即是會歸之義問等覺同妙覺於理可然
妙覺之外何有如來普光明智爲所同耶荅
說等覺說妙覺即是約位普光明智不屬因
果該通因果其由自覺聖智超絶因果故楞
伽經妙覺位外更立自覺聖智之位亦猶佛
性有因有果有因因有果果以因取之是因
佛性以果取之是果佛性然則佛性非因非
果普光明智亦復如是體絶因果爲因果依
果方究竟故云如來普光明智或稱爲本者
以心爲本故涅槃疏云涅槃宗本者諸行皆
以大涅槃心爲本本立道生如無綱目不立
無皮毛靡附心爲本故其宗得立
問若欲明宗只合純提祖意何用兼引諸佛
菩薩言教以爲指南故宗門中云借蝦爲眼
無自己分只成文字聖人不入祖位
荅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不詳佛語
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負初心或若因詮得
旨不作心境對治直了佛心又有何過只如
藥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經手不釋卷時有
學人問和尚尋常不許學人看經和尚爲什
麼自看師云只爲遮眼問學人還看得不師
云汝若看牛皮也須穿且如西天第一祖師
是本師釋迦牟尼佛首傳摩訶迦葉爲初祖
次第相傳迄至此土六祖皆是佛弟子今引
本師之語訓示弟子令因言薦道見法知宗

不外馳求親明佛意得旨即入祖位誰論頓
漸之門見性現證圓通豈標前後之位若如
是者何有相違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此
土六祖乃至洪州馬祖大師及南陽忠國師
鵝湖大義禪師思空山本淨禪師等並博通
經論圓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誠證終不虛
自胷臆妄有指陳是以綿歷歲華眞風不墜
以聖言爲定量邪僞難移用至教爲指南依
憑有據故圭峯和尚云謂諸宗始祖即是釋
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
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
弘佛經況迦葉乃至毱多弘傳皆兼三藏及
馬鳴龍樹悉是祖師造論釋經數十萬偈觀
風化物無定事儀所以凡稱知識法尒須明
佛語印可自心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
設證聖果亦非究竟今且錄一二以證斯文
洪州馬祖大師云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
唯傳大乘一心之法以楞伽經印衆生心恐
不信此一心之法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
門爲法門何故佛語心爲宗佛語心者即心
即佛今語即是心語故云佛語心爲宗無門
爲法門者達本性空更無一法性自是門性
無有相亦無有門故云無門爲法門亦名空
門亦名色門何以故空是法性空色是法性
色無形相故謂之空知見無盡故謂之色故
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隨生諸法處復
有無量三昧門遠離內外知見情執亦名摠
持門亦名施門謂不念內外善惡諸法乃至
皆是諸波羅蜜門色身佛是實相佛家用經
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從心想生亦名法

性家畡亦法性功勳菩薩行般若時火燒三
界內外諸物盡於中不損一草葉為諸法如
相故故經云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今知自性
是佛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更無一法可得
乃至眞如不屬一切名亦無無名故經云智
不得有無內外無求任其本性亦無任性之
心經云種種意生身我說為心量即無心之
心無量之量無名為眞名無求是眞求經云
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
心不取善不作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法無自
性三界唯心經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
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色
不自色因心故色故經云見色即是見心南
陽忠國師云禪宗法者應依佛語一乘了義
契取本原心地轉相傳授與佛道同不得依
於妄情及不了義教橫作見解疑悞後學俱
無利益縱依師匠領受宗旨若與了義教相
應即可依行若不了義教互不相許譬如師
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天魔外道而
能破滅佛法矣時有禪客問曰阿那箇是佛
心師曰牆壁瓦礫無情之物並是佛心禪客
曰與經大相違也經云離牆壁瓦礫無情之
物名為佛性今云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
未審心之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人即別悟
人不別禪客曰與經又相違也經云善男子
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未
審此意如何師曰汝自依語不依義譬如寒
月水結為氷及至暖時釋氷成水衆生迷時
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汝定執無情之物
無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故華嚴經云應

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情之物
爲在三界内爲在三界外爲復是心不是心
若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心者又
不應言無性汝自違經我不違也鵝湖大義
禪師因詔入内遂問京城諸大師大德汝等
以何爲道或有對云知見爲道師云維摩經
云法離見聞覺知云何以知見爲道又有對
云無分別爲道師云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云何以無分別爲道又皇
帝問如何是佛性荅不離陛下所問是以或
直指明心或破執入道以無方之辯祛必定
之執運無得之智屈有量之心思空山本淨
禪師語京城諸大德云汝莫執心此心皆因
前塵而有如鏡中像無體可得若執實有者
則失本原常無自性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爲
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楞伽經云不了
心及緣則生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則不
生維摩經云法非見聞覺知且引三經證斯
眞實五祖下莊嚴大師一生示徒唯舉維摩
經寶積長者讚佛頌末四句云不著世間如
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
首如空無所依學人問云此是佛語欲得和
尚自語師云佛語即我語我語即佛語是故
初祖西來創行禪道欲傳心印須假佛經以
楞伽爲證明知教門之所自遂得外人息謗
内學禀承祖胤大興玄風廣被是以初心始
學之者未自省發已前若非聖教正宗憑何
修行進道設不自生妄見亦乃盡值邪師故
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西天九十六種執見
之徒皆是斯類故知木匪繩而靡直理非教

而不圓如上略引二三皆是大善知識物外
宗師禪苑麟龍祖門龜鏡示一教而風行電
卷垂一語而山崩海枯帝王親師朝野歸命
叢林取則後學禀承終不率自胷襟違於佛
語凡有釋疑去偽顯性明宗無不一一廣引
經文備彰佛意所以永傳後嗣不墜家風若
不然者又焉得至今紹繼昌盛法力如是證
驗非虛又若欲研究佛乘披尋寶藏一一須
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真心但莫執義上之
文隨語生見直須探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
無師之智現前天真之道不昧如華嚴經云
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故
知教有助道之力初心安可暫忘細詳法利
無邊是乃搜揚纂集且凡論宗旨唯逗頓機
如日出照高山駃馬見鞭影所以丹霞和尚
云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如今宗鏡尚不
待舉意便自知有故首楞嚴經云圓明了知
不因心念揚眉動目早是周遮如先德頌云
便是猶倍句動目即差違若問曹谿旨不更
待揚眉今為樂佛乘人實未薦者假以宗鏡
助顯真心雖挂文言妙旨斯在俯收中下盡
被群機但任當人各資已利百川雖潤何妨
大海廣含五嶽自高不礙太陽普照根機莫
等樂欲匪同於四門入處雖殊在一真見時
無別如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為羅
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為國如內德
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
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為文繡
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
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異令法門之專一

說云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爲衆多一人亦然豈同劣解凡情而生局見我此無礙廣大法門如虛空非拒不拒諸相發揮似法性無身匪礙諸身頓現須以六相義該攝斷常之見方消用十玄門融通去取之情始絶又若實得一聞千悟獲大揔持即胡假言詮無勞解釋船筏爲渡迷津之者導師因引失路之人凡關一切言詮於圓宗所示皆爲未了文字性離即是解脫迷一切諸法眞實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今還將文字對治示其眞實若悟諸法本源即不見有文字及絲毫發現方知一切諸法即心自性則境智融通色空俱泯當此親證圓明之際入斯一法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頓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非則知皆是識心橫生分別所以祖佛善巧密布權門廣備教乘方便逗會纔得見性當下無心乃藥病俱消教觀咸息如楞伽經偈云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引導衆生故分別說諸乘故先德云一翳在目千華亂空一妄在心恒沙生滅翳除華盡妄滅證眞病差藥除冰融水在神丹九轉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狂心不歇歇即菩提鏡淨心明本來是佛

問如上所標已知大意何用向下更廣開釋

答上根利智宿習生知纔看題目宗之一字已全入佛智海中永斷纖疑頓明大旨則一言無不略盡攝之無有遺餘若直覽至一百

卷終乃至恒沙義趣龍宮寶藏鷲嶺金文則

殊說更無異途舒之徧周法界以前略後廣
唯是一心本卷末舒皆同一際終無異旨有
陽前宗都謂迷情妄興取捨唯見紙墨文字
嫌卷軸多但執寂默無言欣為省要皆是迷
心徇境背覺合塵不窮動靜之本原靡達一
多之起處偏生局見唯懼多聞如小乘之怖
法空似彼句之難衆善以不達諸法眞實性
故隨諸相轉墮落有無如大涅槃經云若人
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
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
無相相釋曰若云即文字無相是常見若云
離文字無相是斷見又若執有相相亦是常
見若執無相相亦是斷見但云即離斷常四
句百非一切諸見其旨自現當親現入宗鏡
之時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所以先德云
若覔經了性眞如無可聽若覔法鷄足山間
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山無情不用求專甲
斯則豈可運見聞覺知之心作文字句義之
解若明宗達性之者雖廣披尋尚不見一字
之相終不作言詮之解以迷心作物者生斯
紙墨之見耳故信心銘云六塵不惡還同正
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如斯達者則六塵皆
是眞宗萬法無非妙理何侷於管見而迷於
大旨耶豈知諸佛廣大境界菩薩作用之門
所以大海龍王置十千之問釋迦文佛開八
萬勞生之門普慧菩薩申二百之疑普賢大
士荅二千䌫說之辯如華嚴經普眼法門假
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寫於此普眼
法門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

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又如大虛
槃經中佛言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因大地
生草木等爲諸衆生所宣說者如手中葉只
如已所說法敎溢龍宮龍樹菩薩暫看有一
百洛叉出在人間於西天尚百分未及一翻
來東土故不足言豈況未所說法耶斯乃無
盡妙旨非淺智所知性起法門何劣解能覺
鸎雀焉測鴻鵠之志井蛙寧識滄海之淵如
師子大哮吼狸不能爲如香象所召揹驢不
能勝如毗沙門寶貧不能等如金翅鳥飛烏
不能及唯依情而起見但逐物而意移或說
有而不涉空或言空而不該有或談略爲多
外之一或立廣爲一外之多或離黙而執言
或離言而求黙或據事外之理或著理外之
事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演廣非多此是一
中之多標略非一此是多中之一談空不斷
斯乃即有之空論有不常斯乃即空之有或
有說亦得此即黙中說或無說亦得此即說
中黙或理事相即亦得此理是成事之理此
事是顯理之事或理理相即亦得以一如無
二如眞性常融會或事事相即亦得此全理
之事一一無礙或理事不即亦得以全事之
理非事所依非能依不隱眞諦故以全理之
事非理能依非所依不壞俗諦故斯則存泯
一際隱顯同時如闇普眼之法門皆是理中
之義似舒大千之經卷非標心外之文故經
云一法能生無量義非聲聞緣覺之所知不
同但空孤調之詮偏枯決定之見今此無盡
妙旨標一法而眷屬隨生圓滿性宗擧一門
而諸門普會非純非雜不一不多如五味和

其莫雜緣成其繡衆寶成其藏百雜成其丸
邊表融通義味周足搜微抉妙盡宗鏡中之
正視融因果無礙人法無二初後同時凡與
一門皆能圓攝無盡法界非內非外不一不
多舒之則涉入重重卷之則其門寂寂如華
嚴經中師子座中莊嚴具內各出一佛世界
塵數菩薩身雲此是依正人法無礙又如佛
眉間出勝音等佛世界塵數菩薩此是因果
初後無礙乃至剎土微塵各各具無邊智德
毛孔身分一一攝廣大法門何故如是奇異
難思乃一心融即故合之要之但一切無
邊差別佛事皆不離無相一心而有如華嚴
經頌云佛住甚深眞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
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所作利
益衆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與無相無差
別入於究竟皆無相又攝大乘論頌云即諸
三摩地大師說為心由心彩畫故如所作事
業故知凡聖所作眞俗緣生此一念之心剎
那起時即具三性三無性六義謂一念之心
是緣起法是依他起情計有實即是遍計所
執體本空寂即是圓成即依三性說三無性
故六義具矣若一念心起具斯六義即具一
切法矣以一切眞俗萬法不出三性三無性
故法性論云凡在起滅皆非性也起無起性
故雖起而不常滅無滅性雖滅而不斷如
其有性則陷於四見之網又云尋相以推性
見諸法之無性尋性以求相見諸法之無相
是以性相互推悉皆無性是以若執有性隨
四見之邪林若了性空歸一心之正道故華
嚴經云自體入無自性眞實法亦令他入

自性具實法心得安隱以茲妙達方入此宗
則物物冥眞言言契旨若未親省不發圓機
言之則乖宗默之又致失豈可以四句而取
六情所知歟但祖教並施定慧雙照自利利
他則無過矣設有堅執已解不信佛言起自
障心絕他學路令有十問以定紀綱還得了
了見性如晝觀色似文殊等不還逢緣對境
見色聞聲舉足下足開眼合眼悉得明宗與
道相應不還覽一代時教及從上祖師言句
聞深不怖皆得諦了無疑不還因差別問難
種種微詰能具四辯盡決他疑不還於一切
時一切處智照無滯念念圓通不見一法能
爲障礙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不還於一
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不爲間隔盡識
得破不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一一得見
微細體性根原起處不爲生死根塵之所惑
亂不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欽承祇對著
衣喫飯執作施爲之時一一辯得眞實不還
聞說有佛無佛有衆生無衆生或讚或毀或
是或非得一心不動不還聞差別之智皆能
明達性相俱通理事無滯無有一法不鑒其
原乃至千聖出世得不疑不若實未得如是
功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生自許知足之意
直須廣披至教博問先知徹祖佛自性之原
到絕學無疑之地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
或自辨則禪觀相應或爲他則方便開宗設
不能徧參法界廣究群經但細看宗鏡之中
自然得入此是諸法之要趣道之門如守母
以識子得本而知末提綱而孔孔皆正牽衣
而縷縷俱來又如以師子筋爲琴絃音聲一

奏一切餘絃悉皆斷壞此宗鏡力亦復如是
舉之而萬類沉光顯之而諸門泯跡以此一
則則破千途何須苦涉關津別生岐路所以
志公謌云六賊和光同塵無力大難推托內
發解空無相大乘力能翻却誰在玄覽得旨
之時可驗斯文究竟真實

宗鏡錄卷第一

音義

瞢公無鼎目戶反藍耶反含繭古反典瞖於反討憂古反黑迫
戶反斤昌反石告所目杏痛反古反捎與反專弃反足子入句物反也婚
揭居撿病烈也昌反反薙他除所計草於反愈余瘥主也力反髓息反妻病於何
也反搜鳩求也反善技如反劣使龍力反支公窟口反骨剔他庭什
反胃解呂反闡攬昌反藝莫反爲驪足反呂反賣冪徒網諮稈也反頷胡咸
其呂毀躶力赤反糜莫反肪孤莫斜反見視反亦谷肓呼反光炬
編畢織綿也反撮果體倉取括也礫反郎齒出挑胡反指昔法駮也反
也當剖摻截反宏七費明朔也反又括擧古反他反襟韭掇猪反駢老
反擲居反六反刀叟呼彩陵也又械專叟入聯力不古徒繼椁反也蝦
許加蛻舒反晉緬食反嗣祥反吏篆作集管也反逗田候
反反駛昔反史蛙鳥反爪狸里反之褸力主筋舉反欣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